

舆地广记

北方水乡——南关村

于建章

在千年古城牟平一隅，文化街道的南关村，藏着一处独属于北方的温婉水韵。世人多谓水乡在江南，却不知这座千年古村，凭四处天然水景自成诗意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水乡。全村仅一平方公里有余的土地上，护城河、龙眼湾、大湾、一步两桥四处水景错落分布，流水绕村，碧潭点缀，浸润着古村千年烟火，也沉淀着一代代南关人的温柔记忆。

千年护城河

南关村依古牟平县城南门而建，蜿蜒的护城河自村北穿境而过，是古村最厚重的岁月底色。据《千年古县——牟平》记载，这条河道开凿于汉高祖初年东牟县置县之时，悠悠流水淌过两千二百余年沧桑，是见证牟平古城兴衰更迭的活化石。

河道宽十余米，碧水自东向西缓缓流淌，不疾不徐、经年不息。旧时两岸无砖石堤坝，质朴的土堤依水而生，草木参差、绿影婆娑，河水澄澈通透，映着天光云影，自成一派静谧田园风光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护城河是全村人的生活依托。到了70年代末期，村内只有一户人家有机井，这条千年河道便成了村民的天然水源。每至晴日晨光微亮，护城河两岸便热闹起来，村里的妇人结伴而至，蹲坐堤边浣衣浣被。潺潺流水裹挟着捣衣声，笑语闲谈随水波荡漾，清澈的河水涤荡尘垢，洗出的衣物洁净鲜亮、清爽宜人。流水潺潺、人声悠悠，勾勒出古村最鲜活、最温暖的烟火图景。

灵秀龙眼湾

村南快活岭下藏着的龙眼湾，是南关山水最灵动的一笔。快活岭西端山势起伏、轮廓天成，宛如一条昂首俯卧的巨龙，盘踞城南、守望古村。

龙头南北两侧，各嵌着一方不足十平方米的清潭，两汪碧水澄澈如玉、纤尘不染。无论春夏秋冬、旱涝更迭，潭水四季不竭、终年盈

盈。晴日里波光粼粼、水光潋滟，微风过处涟漪轻漾，宛若巨龙明眸熠熠、顾盼生辉，“龙眼湾”由此得名。

一山两潭、形神兼备，山水相依、动静相融。天然造化的奇景，既有山川的雄浑底蕴，又有碧水的温婉灵秀，是城南极具辨识度的标志性山水盛景，千百年来静静装点着南关的秀美风光。

古朴村中湾

村落中央，一方天然形成的水湾静静卧着，村民世代称之为“大湾”。此湾南北宽十余米，东西长近二十米，水域开阔、地势天然，其溯源已无确切史料可考，只代代相传：自有村落人居以来，这方大湾便已然存在，陪伴南关人走过岁岁年年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，大湾是全村老小的乐园，四季皆有景致、朝夕皆有温情。数九寒冬，朔风凛冽，湾面凝结起厚实坚硬的冰层，平整光洁、浑然天成。彼时没有精致的游乐设施，冰封的大湾便是孩童们的天然游乐场。村里的少年孩童成群结伴，踏冰嬉戏、滑冰追逐、抽打陀螺，冰面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嬉闹声回荡村落，寒冬的清冷尽数被烟火童趣驱散。

春暖花开、冰雪消融，大湾碧水复苏，再度焕发生机。清波荡漾，鱼虾潜游水中，鲜活灵动。闲暇时分，大人孩童手持简易鱼竿齐聚湾边，一根长杆、一枚鱼钩、一捧蚯蚓鱼饵，便是最简单的垂钓乐趣。彼时生态质朴、鱼虾繁盛，鱼儿灵动贪吃、见食即衔，片刻便能收获满满。一湾碧水、一席闲情，藏着老一辈南关人最纯粹的童年与乡愁。

奇绝“一步两桥”

村西的“一步两桥”，是牟平境内独有的人文奇观，也是旧时城南最具韵味的特色景致，尽显古人顺势造景、天人合一的营造智慧。

此处两条小溪平行分布、南北同向、并肩奔流，河道规整平直、流水潺潺不息。两条河道间距极近，单

条河道宽约两米，水清岸静、清幽雅致。古人依水造势、因地制宜，在两条平行河道上，各修筑一座平整古朴的石拱桥。

两座石桥东西并列、整齐规整，远观浑然一体，宛如一桥横跨双溪，意趣盎然；近赏方可清晰分辨两桥形制，桥体古朴厚重、工艺精巧。两桥间距不足一步，行人抬脚踏步，便可一步横跨两座古桥、越过两条溪流，“一步两桥”的绝妙景致由此得名。

一水双溪、一景两桥，山水与人文交融，自然与匠心共生。这处小众古景，浓缩了旧时牟平的山水雅致，镌刻着一方水土的独特文脉。

一汪碧水润南关

护城河载岁月、龙眼湾藏灵秀、村中大湾蓄温情、一步两桥蕴匠心，四处水景相依相融、各有风姿，让本是北方村落的南关村，褪去了北方的粗犷硬朗，尽添江南水乡的温婉灵动。

水润古村、涵养人心。千百年来，悠悠流水滋养着这片土地，也浸润着南关人的性情。水的包容宽厚，造就了南关男儿胸怀开阔、坚韧沉稳、踏实担当；水的温润纯粹，孕育了南关女子温柔质朴、善良热忱、谦和有礼。水土育人、文脉传家，水乡风骨早已融入村落血脉、刻进乡人品格。

时光流转、岁月更迭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田改造与城镇建设浪潮中，南关四处古水景渐渐隐匿于时光深处，昔日流水潺潺、潭水盈盈的水乡旧貌悄然褪去。

但水土滋养的底蕴从未消散，文脉传承的风骨从未褪色。如今的南关村，高楼林立、气象一新，崭新的村居拔地而起。昔日流水的灵动包容，化作了古村蓬勃向上的生机；旧时水乡的温润底蕴，沉淀为村落日新月异的底气。

古韵水乡藏乡愁，新貌南关启新章。一池碧水润古今，一方水土续风华。千年南关村，古韵未泯、新景盛放，生生不息、岁岁向荣。

往事如昨

灯照归途

蔡英辉

灯光是时代的注脚，描绘了历史画卷的轮廓，也映照了寻常人家的生活点滴。我徜徉在北京东城区的胡同，偶见杨昌济故居——板仓杨寓，联想梁漱溟秉烛叩门，应门的常是青年毛润之，成就一段佳话。

我作为“80后”，切身感受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经历了从煤油灯到电灯的历程。儿时住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前盖的老房子，窗棂是木质的，窗户是纸糊的，里屋即便白天也是黑乎乎的，对于孩童时的我来讲，恐惧的效果远大于好奇。1983年村里通电，家里灯泡的功率极低，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东西，用萤火虫的微光来形容并不为过。或许是电力不足，抑或是优先保障工业用电，乡村停电司空见惯。有时玩到天黑，摸黑回家，看到母亲点起煤油灯，灯芯噼啪作响，火苗忽明忽暗。灯光虽弱，也照亮了孩童回家的路，有家就有温暖。

那时父亲在县城谋生，母亲留守村中劳作。年幼的我常被锁在家中，由年少的哥哥照顾。哥哥常翻墙出去玩，间或爬上房顶，遥望母亲回家。有一次我被妈妈带去农田，傍晚我实在困得不行，就被托付给水泵站的人照看，只记得那里有依稀的灯光，后来也不知是怎么跟妈妈回的家。麦熟时节，脱粒机轮流使用，昼夜不停，恰好轮到晚上就要挑灯夜战。印象非常深刻，三四岁的我半夜睡醒，发现家中无人，打开电灯开始哭号。邻居被惊醒，去打麦场喊妈妈回家……岁月远去，已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经历，哪些是梦中所忆。在那段记忆中，灯光带给我安慰。

1986年，家中盖了新房，电灯的功率高了、更亮了，停电也不那么频繁了。搬入新居不久，母亲患病要去青岛手术，我们兄弟留守在家。放学回家，那时的灯，只为自己点亮。当母亲归来时，哥哥喜极而泣，我无动于衷，缘于已经难受过了。小孩也有对死亡的敬畏，我还是很担心失去母亲，梦醒时分经常要看到母亲尚在，方能安然再睡；放学时总要遥望

家门是否敞开，夜幕降临时灯是否亮着。有一个雨天，我正跟母亲聊天，近处有闷雷炸响，后来得知是变电站遭雷击，几天没电的日子倒也不足为怪。幼年时有母亲陪伴，有灯光点亮，是一种幸福。

1992年底，随父母到了县城，就很少遇到停电了，路灯照亮我早晚回家的路。后来到省城读大学、江南读研究生，回乡时总会有父母的期盼，心中感念家人为我点亮的那盏灯。2008年抵京工作，大城市灯火辉煌，回乡次数却逐渐减少，出于各种无奈，对父母的牵挂更多只能藏在心底。母亲又有几次手术，我难以陪侍在侧，惟有父亲全心照顾；母亲出院后我回乡探视，也是来去匆匆，这也是为人子、为人父的两难处境，只能尽量多方兼顾。

我的孩子原本体格健壮，2022年底高热惊厥后一直体弱多病，对于她的健康情况我十分在意，这是为人父的心灵柔软之处。加班结束返家，遥望卧室窗户，如果灯还亮着，那就比较安心；倘若晚八点灯就灭了，会有揪心的感觉，这通常意味着孩子生病了。

人生总有归程，心中总要有希望，近几年，祖父母亲陆续驾鹤西去，他们亲手点亮的灯已然熄灭，我与老家乡村的联系也少了几分。诸多世间事顺应自然，冲破混沌的是光，是高处明灯。那由弱到强的光，照亮了童年，也熨帖了游子的归途。无论身处顺境，还是在泥泞的困境，向光而行，踏破荆棘，总能跨越山海，星辰终可及。

欢迎原创佳作，投稿邮箱：
ytwbtyj@126.com

欢迎关注「烟台街」V